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七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五年三月

論殷卜辭中的「𠂔」字為成湯之「成」 ——兼論「𠂔」「𠂔」為咸字說

蔡哲茂*

殷卜辭出土之後，大乙、唐很快地被考釋出即〈殷本紀〉的天乙與湯，卜辭做人名與地名的成字與金文合，但沒有人注意人名的成即成湯之成。由於卜辭有咸戊，即文獻中的巫咸，又有人名的「咸」，因此早期學者誤以為「咸」為咸戊的省稱。自陳夢家將卜辭從戊從丁的「𠂔」與從戊從口的「𠂔」一分為二，一指咸，一指成，甲骨學者從之者眾，因此有人主張「𠂔」與「𠂔」俱為成湯之成，甚至有人力主成湯之成為「𠂔」非「𠂔」。本文從字形分析，剖析卜辭之「𠂔」為成湯之成，「𠂔」與「𠂔」俱為咸字，亦指成湯，而前賢謂《尚書·酒誥》及《禮記·緇衣》的「湯咸」，即卜辭中指成湯之「咸」，是可信的。

關鍵詞：成 咸 尚書酒誥 島邦男 殷虛卜辭綜述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卜辭中的𠄎字及其詮釋

殷卜辭有「𠄎」字，其用法大抵有以下兩種：

（一）先王做為被祭祀之對象，在告祭時和先公上甲並列，以及和𠄎（𠄎）字構成一個詞，與卜辭所見的「大甲𠄎」文例相同，如：

1. 貞：出于𠄎。 《合》15020反（見圖一）

2. 𠄎于匕（妣）戊𠄎又𠄎。 《合》27511（見圖二）

3. 貞：出羌自𠄎。

《合》39503（《英》1170正、《金》662。見圖三）

4. 貞：告𠄎于上甲、𠄎。

《合》39492（《英》594正、《金》651。見圖四）

5. 𠄎𠄎。

《合》6610正（見圖五）

6. 𠄎戎𠄎土于𠄎𠄎𠄎若。

《合》19619（《續》6.13.7、《存上》1223。見圖六）

7. 癸未𠄎戌卒𠄎乎𠄎𠄎。

弼改。

《合》39465（《前》5.10.6。見圖七）

8. 𠄎來𠄎丑𠄎𠄎。

《天理》S271（見圖八）

（二）地名：

9. 惠𠄎犬𠄎比，湄（彌）日亡𠄎（災），侃王。

《合》27914（《合》29394重。見圖九）

10. 王其田，惠犬𠄎比（比），𠄎（擒），亡𠄎（災）。

王其田，惠𠄎犬比（比），𠄎（擒），亡𠄎（災）。

王其比（比）犬𠄎，不雨。

《合》27915（《摭續》124）加《合》33925（《京》3860）（裘錫圭綴合。見圖一〇）¹

11. 惠𠄎大風。

《合》30248（見圖一一）

12. 辛亥卜：翌日辛，王其比在𠄎犬𠄎，弗每（悔），亡𠄎（災）。引吉。

在孟。

《合》27925（《摭續》1。見圖一二）

¹ 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237。

13. 王惠灋泉（麓）焚，亡戕（災）。
王惠𠄎泉（麓）焚，亡戕（災）。
弔焚𠄎泉（麓）。
惠𠄎田，湄（彌）日亡戕（災）。 《屯南》762（見圖一三）
14. 丁未卜：翌日戊，王其田□，惠犬言比，亡戕（災），𠄎（擒）。
亡戕（災）。
惠𠄎犬言比，亡戕（災）。𠄎（擒）。引吉。
庚戌卜：翌日辛，王其田于向，亡戕（災）。
《屯南》2329（見圖一四）
15. 惠𠄎田，亡戕（災），𠄎（擒）。 《屯南》4327（見圖一五）
16. 弗𠄎（擒）。
惠𠄎田，亡戕（災）。
惠邇田，亡戕（災），𠄎（擒）。
惠散田，亡戕（災），𠄎（擒）。
《合》29334（《明續》B1961。見圖一六）
17. 丁未卜：翌□。
惠𠄎田，弗悔。 《合》29752（《甲》660。見圖一七）
18. 惠𠄎□。 《合補》10378（見圖一八）

關於「𠄎」字，早期的研究者如日本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將它和「𠄎」、「𠄎」分列兩處，² 很明顯地是把「𠄎」和「𠄎」、「𠄎」看成兩個字。由於金文「成王」、「成周」的成字常見作「𠄎」形，與前引卜辭第7條同，因此王襄在《簠室殷契類纂》中對卜辭「𠄎」字，引前引第6條卜辭時，已正確地指出是「古成字」。³ 葉玉森在《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也正確地將《前》5.10.6（即前引第7條卜辭）的𠄎釋作「成」。⁴ 屈萬里在前引第17條卜辭也同意王說：「𠄎，師田父尊，史頌簠成字均如此作；《類纂》釋成是也。」⁵ 商承祚在《殷虛文字

² 島邦男著，溫天河、李壽林譯，《殷墟卜辭研究》（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348。

³ 王襄，《簠室殷契類纂》（天津：天津市博物館石印本，1920），正編第十四，頁63下。

⁴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1933），卷五，頁13下。

⁵ 屈萬里，《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第660片，頁105。

類編》中引上文第16條卜辭而釋為成。⁶ 孫海波除了引第7條卜辭釋為「成」外，又用戰國金文的「成」字指出《說文》的誤說，他在《古文聲系》耕部成字下引春成侯鐘的「𠄎」字說：「六國文字如是作，小篆誤以為从丁。」⁷ 一九六五年增訂版的《甲骨文編》也釋作「成」，⁸ 從字體的結構來看，卜辭的成和金文構造相同，即從「𠄎」從「丨」。那麼本文所舉的卜辭第1-8條中的「𠄎」字，就是成湯的「成」字，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誤認從丁的咸字為成湯的成

雖然孫詒讓很早就認為從丁從口的俱是咸字，他在《契文舉例》中舉出《鐵》的 92.1, 177.3, 205.4，說：

此當是咸字，《說文》口部：「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此戌作𠄎，與日名正合，金文貉子卣作𠄎，父甲鼎作𠄎，亦與此相類。⁹

在孫說之後，孫海波在《古文聲系》侵部中的咸字下引《鐵》92.1、《前》1.44.3、《前》5.4.6、《後上》9.1、《後下》18.9這幾片卜辭，認為從丁從口都是咸字，¹⁰ 但這些說法都沒有引起學者的注意。因為在卜辭中出現從丁的咸字，相當於成湯的位置，而且數量相當多，以致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以下簡稱《綜述》）中將單一的咸字一分為二：

《說文》戌部成字從戌丁聲，西周金文從戌丁聲。卜辭口耳之口作「𠄎」，丙丁之丁作「口」，兩者是有別的。咸戌之「咸」從戌從口，成湯之「成」從戌從丁。有此分別，則我們向來猶疑不定的人名成，才得解決。¹¹

陳夢家之說出現後，《甲骨文編》從陳說把「𠄎」解釋作：「此字从戌从

⁶ 見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卷一四，頁11。

⁷ 孫海波，《古文聲系》（臺北：進學書局，1968），頁191。

⁸ 孫海波，《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一四·一二，頁500。

⁹ 孫詒讓，《契文舉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3），卷下，頁19。

¹⁰ 孫海波，《古文聲系》，頁271。

¹¹ 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頁411。

卜辭中對成湯有「大乙」「唐」（湯）「成」等不同稱呼，「成」字所从的「丁」的寫法與「口」相近，因此長期以來被誤釋為「咸」，陳氏通過對有關的祭祀先王的卜辭的對比研究，釋出了「成」字。¹⁹

陳氏在《綜述》誤將前引《金》662（前引第3條卜辭）所摹的「𠄎」當作「𠄎」的漫渙，俱釋作「成」，²⁰但由於陳說的出現，有不少學者便又把卜辭的「𠄎」字釋作「成」字，如屈萬里在《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另一個地方說（《甲》3304）：「從丁，不從口，乃成字，非咸字。」²¹許進雄在《明續》B1961考釋云：「𠄎隸定為成，與𠄎之成不同字。」²²變成卜辭有兩個成字。《甲骨金文字典》在成字下列出卜辭中的「𠄎」、「𠄎」兩體，²³《簡明甲骨文詞典》成字下也列「𠄎」、「𠄎」兩體。²⁴甚至幾年前出版的《甲骨文字詁林》也說：「『𠄎』在卜辭皆為地名，而『成唐』之『成』皆作『𠄎』無作『𠄎』者。」²⁵後出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引第7條卜辭《合》39465與第4條卜辭《英》594正，與從丁的「𠄎」混為一字，也俱釋作成。²⁶

在《甲骨文簡明詞典》²⁷三先王中列出了大乙、高且乙、唐、成四人，並在「𠄎」下說：「從戊丁聲。或寫作𠄎，左右無別。商代直系先王大乙之私名。與𠄎（成）字形體相近的有一個『𠄎』（咸）字，兩字主要的區別，在於：成字從口（丁），咸字從巳（口）。」近出的《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將「𠄎」、「𠄎」列於2754而未隸定；將「𠄎」列於2755，釋為「成」；將「𠄎」列於2757，釋作

¹⁹ 裘錫圭，《文史叢稿——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218。姚孝遂也贊成陳說，見〈古文字的符號化問題〉，收入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3），頁105。

²⁰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頁412。

²¹ 屈萬里，《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考釋》，頁419。

²² Chin-hsiung Hsü（許進雄），*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vol.1（明義士收藏甲骨釋文篇，Toronto: Royal Ontario Museum, 1977），p. 150.

²³ 方述鑫等編，《甲骨金文字典》，頁1156。

²⁴ 崔恒昇，《簡明甲骨文詞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206。

²⁵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第3冊，頁2413。

²⁶ 姚孝遂主編，肖丁副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1379。

²⁷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22。

「咸」。²⁸ 而《甲骨文通檢》第一冊先公先王先妣「𠄎」、「𠄎」、「𠄎」²⁹ 之外，也同樣的沒有把「𠄎」列為先王，而將前引第3條的《英》1170正（《合》39503）列於第二冊地名頁三九三。在陳說之後，學術界不是將「𠄎」釋作成湯的成，就是把「𠄎」和「𠄎」兩字當作成字，可見陳夢家說法之影響。

對陳夢家誤釋「𠄎」作成的批判

對陳說提出疑義的，首先有胡小石，其在〈讀契雜記·咸與成〉云：

𠄎从口作，而口或作口，如𠄎。《甲續》上223方文曰：「甲𠄎王𠄎𠄎」。同書224方文曰：「乎王𠄎𠄎」。兩𠄎字皆作𠄎，似丁。或以作𠄎者為成，則非也。言成从戊丁聲者，首為許書戊部之篆文成，其下重出古文成作𠄎，从午。今遍檢金文，西周諸器言成周者，字皆作𠄎，如頌鼎。東周諸器之成字或作𠄎，如沈兒鐘。或作𠄎，如陳侯因齊敦。固皆从午不从丁，與古文合，與篆文不合。卜辭所見者《前》5.10.6方之「癸未𠄎𠄎令于川𠄎𠄎」。《甲續》上1223方之「𠄎𠄎立于𠄎𠄎」。兩方文雖不可句讀，其𠄎字之从午，固明白無疑，不得云殷代即有从丁之成字也。³⁰

卜辭上的「𠄎」為「成」字，那麼被陳夢家誤為成的「𠄎」為商先王中的何人？最早提出卜辭的「𠄎」為「咸」是大乙另一名稱的是島邦男，他在〈論卜辭中先王的稱謂〉一文中說：

大乙在第一期一般稱作唐，又稱作「𠄎」。

乙5305 𠄎𠄎大丁大甲下乙（同片有貞人名爭）

粹173 貞𠄎……𠄎用自……𠄎大丁大甲大庚……

這和藏214.4……卜 𠄎𠄎大丁大甲……此片比較，就可以知道唐就是𠄎，從𠄎的祭日清楚記載的七片（續1.48.3，前5.5.7，佚849，乙1761，卜11，粹426，文361）中為乙日有四例，丁、戊、庚、辛的祭日各一，因此從乙日

²⁸ 沈建華、曹錦炎編著，《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頁121。

²⁹ 饒宗頤，《甲骨文通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第1冊，頁11-13。

³⁰ 胡小石，〈讀契雜記（一、二）〉，《江海學刊》1958.1-1958.2，後又收入《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101-102。

祭名乙的先王，可以知道此王名乙是很清楚的，大丁之前的「𠩺」，除了大乙之外，沒有別人，然而大乙稱作𠩺，是因為大乙是興隆殷室的大王之故，蓋𠩺即咸，其字音 Kam 即「汗」，Kam 是大王的意義（君 Kum 即 Kam 的音轉），又𠩺从𠩺从口，斧（武力的表現）和口（號令的表現），即成其字義，君從尹從口，尹（武力）和口（號令）即成其字義，也是同樣的構形，也是有大王的意義。³¹

張秉權對陳夢家的說法，也有所反駁，他在《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的〈序〉中已明確指出「咸」為成湯，他在《丙》41的釋文云：

(16) 貞：咸允左王？一二三四〔五〕六

(17) 貞：咸弗左王？一二三四五〔六〕

(18) 羽乙酉出伐自咸若？一二

(19) 羽乙酉出伐于五示：上甲、咸、大丁、大甲、祖乙？一二

在考證中說：

在 (19) 辭中，明明白白地記載著咸是「五示」之中的一示，他的世次，在大丁以前，上甲以後。而在這二人中間的先公先王，有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大乙（成湯、唐）等六人，其中祇有大乙是先王，而且是開國的元首，其餘五人則為先公，在這六人之中，誰最有資格，相當於咸呢？我們知道咸是和大甲、下乙一樣地「賓于帝」的，而且在「大甲賓于咸」和「下乙賓于咸」的時候，他的地位儼然代替了上帝。至少他的地位是高於大甲和下乙的，這由「父乙賓于祖乙」及「父乙不賓于祖乙」（《乙編》896；2977）等辭可以證明的。有時，他和太宗大甲一樣，可以有威力「保我田」：

□□（卜），旁貞：大甲保〔我〕〔田〕？

貞：咸（保）我田？（《乙編》6389）

有時，又和祖乙一樣，可以令王害病：

王疾不佳咸？

王疾不佳祖乙？

而且卜辭所載對於咸的祀典，亦非常隆重，今略舉數例如下……像這樣享受隆重的祀典，具有作威作福的權力，在那六人之中，只有大乙（成湯、

³¹ 島邦男，〈論卜辭中先王的稱謂〉，《甲骨學》（東京）1.1(1951)：15-20。

唐)是最有資格的,而且從卜辭裏也可以看出這五示中的咸所處的地位,正相當於其他記載世系的卜辭中的大乙(成湯、唐)。

此外,張秉權又說:

從這幾條卜辭中的世系,可以看出五示中的咸,正相當於大乙(唐)。現在我們再看看卜辭中,其他的三示或五示合祭的情形:

三示:□亥卜,貞:☐三示和太乙,大甲,祖乙五宰? (佚917)

五示: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羌甲,祖辛?

(佚536)

那些「示」都是先王,決沒有在若干先王的中間,忽然加進一個「先臣」的現象,這也可以反證五示中的咸是先王,是大乙,而不是先臣巫咸。況且巫咸在大戊之世,與本版及乙編5303卜辭的世次也不相合,……又《禮記·緇衣篇》引尚書逸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假使我們不照傳統的斷句法,而在「咸」字斷句,則湯咸豈不成了一個名詞而和成湯、成唐、咸父乙等一樣?不過這些旁證,卻沒有卜辭自身的證據來得直接而有力,本版就是一個最有力的直接例證。³²

在字形的解釋上,張秉權與孫詒讓的看法相同,指出卜辭中不管從口或從丁,都應該是「咸」字,他在《丙》39的考證上說:

及至最近,有人認為咸就是成湯,但是卻把卜辭中的「咸」字,分解為从丁的「咸」和从口的「咸」字,以為「咸」是巫咸,「咸」是成湯,這種說法,雖則新異,但只是根據一些零星碎片而立論的,不能解釋所有的卜辭,譬如,在這一版上,咸是从口的,但是如果把他當作巫咸,那就錯了,他的地位應該是相當於一個先王,世次則在下乙和大甲之前的大乙(成湯),我們知道卜辭中如霰、霰等字所從的「𠩺」有時就作「□(丁)」形,𠩺□二形相近,原就容易相混,而且在卜辭中,一個字有好幾種不同的寫法,亦是常事。……明乎此,則咸字的不必強分从口與从丁,也就(案:原文作「說」誤,今正)無須多加說明的了。³³

多年前亦有陳復澄提出〈咸為成湯說〉³⁴一文,和張說相同,並對《說文》

³² 張秉權,《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上輯(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頁72-75。

³³ 張秉權,《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上輯(一)》,頁67-69。

³⁴ 陳復澄,〈咸為成湯說〉,《遼寧文物》5(1983):6-9。

以為成字從戊丁聲的誤解提出說明：

單稱的「𠄎」和「𠄎」都是文獻中的成湯，而文獻中的巫咸在卜辭中均作「𠄎𠄎」（咸戊），並非與「𠄎」為同一人，下面略加說明之。……甲骨文中的「𠄎」字究竟當屬何字呢？此字所從的「口」形在甲骨文中和丁字有時字形無別，不易區分為口字還是丁字。陳夢家先生為了將𠄎字比附小篆的成字，說為從「丁」。但金文中口、丁二字儼然有別，金文的成字並不從丁，故「𠄎」字即使看為從丁，也非為「成」字，金文中沒有從「戊」從「丁」的字，所以「𠄎」字所從的「口」可能不是「丁」。我認為應看成從「戊」從「口」，因為甲骨文中□、口二形有時無別。

《乙》五三〇三龜版上有左右對貞的二條卜辭：

貞：雀以𠄎。

雀不其以𠄎。

這是甲骨文中「𠄎」、「𠄎」的為同一字的例證。因而𠄎字也是從戊從口，應釋為「咸」字。

《甲骨文字典》也對成字如何從金文訛寫成《說文》的成字有所說明：

春秋金文或作𠄎（沈兒鐘），譌為從戊（戊）從𠄎。𠄎非午字。乃戊之斜畫與丨結合譌變而成，豎畫上著點與不著點無別，疑𠄎為《說文》成字古字所本。³⁵

唐蘭也曾批評陳夢家說：

陳夢家釋成，謂指成湯，是對的。但認為從戊從□（丁）則是錯了。成字自作𠄎。³⁶

從西周到戰國，金文成字出現有一百多次，其中最多的是「成周」及「成王」，北京琉璃河遺址也出土刻有「成周」的卜甲，³⁷ 其他成語像「休有成事」、「休有成慶」、「休𠄎（厥）成」、「又成史」、「又成」、「廣成𠄎（厥）工」、「休有成工」及假借成為盛，如「用成稻粱」等。而德方鼎成字與咸字同見一器，周人對「成」、「咸」二字是斷無弄混的道理。卜辭從丁的「𠄎」

³⁵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頁1553。

³⁶ 唐蘭，《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117。

³⁷ 見雷興山等撰，〈北京琉璃河遺址新出卜甲淺識〉，《中國文物報》1997.03.30。摹本見彭邦炯、謝濟、馬季凡撰，《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第4冊，「附殷墟以外遺址出土甲骨」305正。

卻從未在此後一千多年的器銘中出現，一直到東漢的《說文》才出現了一個從戊丁聲的「𠄎」，從前引孫海波及陳復澄文所引的「成」字的演變，所謂從戊丁聲的「𠄎」，事實上卻是𠄎字的丨和𠄎字的一部分漸漸訛變而成，雖然卜辭有「𠄎」字，卻不是《說文》「𠄎」的源頭，否則此字一千多年未見豈不可疑？而且在《說文》之後，漢代常見的璽文也未見從戊丁聲的成字，可知《說文》的這種說法肯定是誤說。甲文的「𠄎」字所從「𠄎」事實上應是「𠄎」的異體，因為卜辭上從𠄎的偏旁，也可以從𠄎，如𠄎，可作𠄎。（《合》13024、《花東》86、87）也就是說卜辭從「𠄎」的咸字和從丁的咸字是同一字，不可讀作「成」。

關於誤釋卜辭的「咸」為「咸戊」之省稱

「𠄎」字被誤認為「咸戊」之省稱，最早見於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亦曰咸」條之下：

伊尹、咸戊之名，或但舉一字曰伊曰咸，又《白虎通·姓名篇》臣名亦得甲乙生日名子，殷有巫咸有祖乙也，王氏《經義述聞》云：巫咸今文作巫戊，《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戊為咸耳，今卜辭有咸戊，殆巫咸矣。³⁸

在羅說之後，王國維在其《古史新證》中的「咸戊」下，將卜辭中的「咸」與「咸戊」放在一起討論，認為「咸」乃是「咸戊」的省稱。³⁹ 陳夢家在《綜述》中把「咸」認為是「戊咸」的單稱，即文獻上的「巫咸」。⁴⁰

雖然島邦男、張秉權已經正確地指出了卜辭中的「咸」指的就是成湯，但嚴一萍仍堅持羅說，在《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引《丙》41說：

此𠄎與𠄎顯然為兩字，𠄎在五示之中，居上甲之下，自非大乙莫屬，𠄎則戊咸之省稱，先臣而已，故稱佐王。張秉權先生作《丙編考釋》，對於此版

³⁸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卷上，頁13下。

³⁹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51。

⁴⁰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頁365。

之𠄎與𠄎認為「咸」之一字，疏矣。⁴¹

他在《殷契徵瑩》上又廣引卜辭出現的「咸」、「戊咸」、「咸戊」，以為即《尚書·君奭》的「巫咸」，也就是《史記·殷本紀》的「巫咸」。⁴² 晚近一些學者也都受到羅說以來的影響，⁴³ 即使是近出《甲骨文字詁林》仍堅持陳夢家的說法：

卜辭「咸」為舊臣名，亦稱「咸戊」，當即典籍的巫咸。在商代祀典中，地位甚為尊崇。卜辭云：

「咸旁于帝」

「大甲旁于咸」

「下乙旁于咸」

丙39

「咸允佐王」

乙7509

其地位當不在伊尹之下。陳夢家區別「成」、「咸」兩字是正確的。

「成」指「湯」，卜辭稱「唐」，亦稱大乙。⁴⁴

陳復澄提出卜辭中從丁與從口的咸字有兩字對貞的現象，並引《乙》5303為例，有兩體作「𠄎」與「𠄎」，也見於《丙》41，在「咸允左王」、「咸弗左王」的地方作「𠄎」，在五示上甲之後的咸作「𠄎」。另外還可舉出陳夢家說法的反證，即卜辭確有從丁的咸字，不能讀作「成」，如：

丁巳卜，扶貞：四卜其執侯暨𠄎咸若。

《英補》32⁴⁵

禾彫咸。

《合》893反（《丙》618）

癸未卜，爭貞：王在茲協咸狩。

《合》7

乙酉卜：其剗父甲𠄎。在茲𠄎咸。

《合》27465

⁴¹ 嚴一萍，《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頁59。

⁴² 嚴一萍，《殷契徵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1），上冊，頁2-4。

⁴³ 參見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上冊，「咸」字條下，頁148；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267；馮時，《出土古代天文學文獻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頁133-135。

⁴⁴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釋「咸」，頁2420。

⁴⁵ 李學勤、齊文心、艾蘭 (Sarah Allan) 編，《英國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 北京：中華書局，1985-1992），下編，上冊，頁157。補32釋文為：「丁巳卜，扶貞：四卜其執侯暨成若」，將咸釋作成，而「侯暨」下應有缺文，不應直接接「咸」字。

三𠂔。四𠂔。

《花東》346

庚申卜，弼取在𠂔，紆𠂔。

《花東》437

庚𠂔加。

《花東》403

其中《英補》32中的「𠂔若」和《逸周書·嘗麥》「惟公咸若」之「咸若」同。以上四例的「咸」為副詞，皆從丁，可見這裡的「咸」不能讀作「成」。當然甲骨文也有從口為咸，作為副詞的例子，⁴⁶ 如：

貞：王𠂔酒登，勿賓翌日。

《合》9520

乙巳酒。明雨。伐，既雨。𠂔伐，亦雨。

《合》11497正

𠂔奏於曾，侑伐𠂔。

《合》32164

甲子卜，裸𠂔鬯祖甲，用。

《花東》318

文獻中「咸」字可指成湯

咸字可以指成湯，在文獻上除了張文所引的《禮記·緇衣》的說法之外，尚有《尚書》的例子可以補充證明。如《尚書·周書·酒誥》：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偽《孔傳》云：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

古書上「成湯」常見，但從偽《孔傳》以下，到清代的眾多解經者，對於「成湯」之下的「咸」字幾乎都沒有解釋，直到清代中葉的《尚書集注音疏》才將「咸」釋為「徧」，⁴⁷《同文尚書》將「咸」釋為「編」，⁴⁸《尚書啟蒙》認為「咸」與「覃」通，延也，⁴⁹因而章炳麟在《尚書拾遺定本》中，進一步解釋說：

⁴⁶ 詳見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頁240；《20世紀甲骨語言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頁379。

⁴⁷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收入《重編本皇清經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第3冊，頁1961。

⁴⁸ 牟庭，《同文尚書》（濟南：齊魯書社，1981），下冊，頁1443-1445。

⁴⁹ 黃式三，《尚書啟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三，頁762。

咸以聲借為覃，覃以咸省聲，本受聲于咸也。〈釋言〉：「覃，延也。」《大雅》言：「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此言自成湯覃至于帝乙，辭相似。⁵⁰

此後學者多認同上述將咸釋為徧、覃的意見，不過朱駿聲在《尚書古注便讀》中提到「咸，疑當作戊，太戊也」，已開始懷疑「咸」是人名。⁵¹ 在甲骨文出土後，學者們更進一步意識到〈酒誥〉的「咸」字是人名的可能性，如陳邦懷的《殷契拾遺》認為「咸」指「巫咸」：

又按《尚書·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之咸，亦即巫咸，〈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偽《孔傳》云：「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考〈酒誥〉以咸與殷王並舉者，以其治王家有成，〈君奭〉云「巫咸乂王家」是也，所謂成王者，指成湯至于帝乙中間之王也。所謂畏相者，專指咸而言也。如偽孔說「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則句中不須咸字，文義已足。⁵²

葉玉森贊成其說，認為：

咸為巫咸，亦即咸戊，宜若可信，〈酒誥〉以成湯並舉，卜辭中固有此文例，如云「癸酉卜，貞：大乙伊其□」伊即伊尹，伊與大乙亦並舉，可證〈酒誥〉之「成湯咸」塙為成湯與巫咸，陳氏之說信也。⁵³

然而，要把〈酒誥〉中的「成湯咸」的咸解作巫咸，是不可能成立的。因為根據《尚書·君奭》，巫咸是大戊時代的人，離成湯已有四個世代，巫咸是人臣，不可能和商王成湯並舉。葉玉森所引大乙和伊在同一片卜辭中，是祭祀大乙，以伊尹陪祭，⁵⁴ 不能拿來作巫咸和成湯並列的論證。

胡厚宣也曾引《丙》39、《通》237、《乙》3797、《續補》1938、⁵⁵《粹》

⁵⁰ 章炳麟，《尚書拾遺定本》，《制言半月刊》25(1936)，見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制言半月刊》（臺北：成文出版社據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本影印，1985），第7冊，頁2608。

⁵¹ 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收入《尚書類聚初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第3冊，卷四中，頁302。

⁵² 見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頁2416引陳邦懷，《殷契拾遺》（自寫石印本，1927）。

⁵³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一，頁39下。

⁵⁴ 詳拙作，〈殷卜辭伊尹顯示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4(1987)：755-808。

⁵⁵ 按此《續補》可能指胡厚宣生前擬編的《甲骨續存補編》，但由於胡氏歿後其哲嗣胡振宇

173、《乙》5303、《丙》41等片甲骨，贊同島邦男及張秉權之說，而且最早懷疑〈酒誥〉的「咸」是指卜辭的「咸」：

《書·酒誥》說：「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又〈多士〉說：「自成湯至于帝乙」，句法相同，而〈酒誥〉稱成湯為成湯咸。《太平御覽》八三引古本《竹書紀年》說：「湯有七名而九征」，《金樓子》也說：「湯有七號」，疑咸者當為湯之一名。⁵⁶

〈酒誥〉中的「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在《尚書》中尚有類似的句子，如〈多士〉：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多方〉：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如果將〈酒誥〉中咸解作皆，再釋作徧，則語意重複，將咸讀作覃是用假借，這些解釋，俱不如將「咸」解為和〈緇衣〉中的「湯咸」的「咸」，也就是卜辭唐的另一名稱，來得文從字順。即使〈酒誥〉與〈緇衣〉的「咸」，將來也許證明另有他解，但卜辭本身的證據不容抹殺，即張秉權提出五示中的咸，不可能不是先王，從世次來看，只能指成湯。大甲、下乙能賓於咸的咸，絕不可能是巫咸，咸是湯的另一名，這是無法動搖的。

甲骨文中合祭一群先王的文例經常是自上甲或自大乙至於某一先王（通常是父丁或丁）或多毓或毓，「自上甲」後有時會加「兗」或「卒」字，如：

庚戌卜，王貞：翌辛亥乞酒彤，自上甲卒至于多毓，亡害。在十一月。

《合》22646

丁卯貞：𠂔以羌，其用自上甲兗至于父丁。

《合》32028

自大乙至毓，出大雨。

《懷》B1369

自大乙至于父丁。

《屯南》3890

自咸告至于丁。

《合》6583（《乙》3797）

丁丑卜，旅貞：王賓□自上甲卒至于多毓，亡尤。在正月。

《合》22623

與王宏合編之《甲骨續存補編》（胡厚宣輯，王宏、胡振宇整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已改為上、中、下三冊共六卷，非統一編號，故不知此《續補》1938指哪一片？

⁵⁶ 胡厚宣，〈殷卜辭中的上帝和王帝（下）〉，《歷史研究》1959.10；又收入氏著，《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144。

庚申卜，即貞：翌辛酉乞酒翌乇，自上甲卒至于多毓，亡害。

《合》40922（《日彙》471）

裘錫圭曾引用上述的《合》40922，認為：

「卒至于」應該是最終至于、一直至于的意思。《尚書·酒誥》有「自成湯咸至于帝乙」之語。「卒至于」和「咸至于」的文例相似。

裘錫圭只說「卒至于」和「咸至于」的文例相似，因為上文所引《尚書》看來，卜辭中的「卒至于」內容都屬於祭祀，與《尚書》內容完全不同。⁵⁷ 所以「咸」字如果解釋成「徧」或「延」之意似有不妥。

從辭例證明卜辭中的𠄎為成湯之成

最後我們來檢視所引的第1至6條，「𠄎」作為商代開國先王的「成」是否適當。第3條的「𠄎羌自成」𠄎祭一群先王而始於成，猶如「自上甲用羌」（《英》1、《合》39502）用羌祭而始於上甲，若上甲是先王的話，那麼「𠄎羌自成」的「成」一定也是先王。第4條「貞：告𠄎于上甲、成」（《英》594正）和「乙巳卜，爭貞：告方出于大乙、祖甲」（《前》1.3.4）此二卜辭語法結構完全相同，「大乙、祖甲」是先王，（祖甲指太甲）「上甲」、「成」當然也一定是先王，「成」字無法作其他解釋。而和《乙》3797的「告于上甲暨咸」相比較，就可以知道「成」指的就是「咸」。就如同第6條：「𠄎戎𠄎土于𠄎𠄎𠄎若。」和卜辭常見的祭祀於「大甲𠄎」（《類纂》頁1165）、「咸𠄎」（《合》1385正）、「祖甲𠄎」（《英》2563）文例相同，𠄎（𠄎）之前的大甲、祖甲、咸、成都是先王名，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釋林》中以為「大甲𠄎」指「太甲的神主位次言之」。⁵⁸ 前引陳復澄文有《乙》5303「雀以咸」，由殷人出征常帶祖先的神主隨同，此「雀以咸」（《乙》5303）之「咸」指的應該就是成湯的神主。⁵⁹ 而「𠄎戎𠄎土于𠄎𠄎𠄎若」指的當是祭祀次於外地之成的神主。第7條成字後面用卒，用上舉文例來看，上甲、大乙之後用卒，成也很可能是先王之名，第8條成也可能是先王之名，而為殷王室祭祀之對象。

⁵⁷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祿」〉，《中原文物》1990.3：8-18。

⁵⁸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418。

⁵⁹ 詳拙稿，〈逆羌考〉，《大陸雜誌》52.6(1976)：257-278。

結語

商代開國之君，卜辭上有成（𠂔）、唐（𠂔）（即文獻之湯）、大乙，和文獻是一致的，但是「咸」則為人所不知。至於成唐也出現在《周原甲骨》(H11.1)及叔夷罇中，即文獻中所稱的「成湯」之源頭。宋公緄「有殷天乙唐孫宋公緄」，天乙（大乙）唐合稱，《屯南》313則同時出現「咸」與「大乙」，但文獻上明確地指出成湯又名「咸」的卻沒有，僅有《禮記·緇衣》「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與《尚書·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的「咸」，可以解作卜辭上的先王名「咸」，作「成湯」同位語（此成湯連稱已成為一個固定的專有名詞，專指商代開國之君），那麼成湯、咸連稱，也猶如「天乙唐」一樣，咸指的就是卜辭的咸，文從字順，不必曲為解說。卜辭出現的商代開國君主，除了大乙和唐之外，近百條是「咸」，但文獻上可以解作成湯的咸，卻只有這兩條，而卜辭成湯的咸僅見於本文所舉的八條卜辭，但後代文獻卻屢見，這不能不說是非常詭譎的事。無論如何，卜辭的成與咸俱指大乙，是可以肯定的，地下出土史料與地上文獻一致，相信可成一說，並非無稽之論。

（本文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於1998年3月21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主辦之「第九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正式刊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七本，第一分，2006年3月，頁1-32。



圖一：《合》15020反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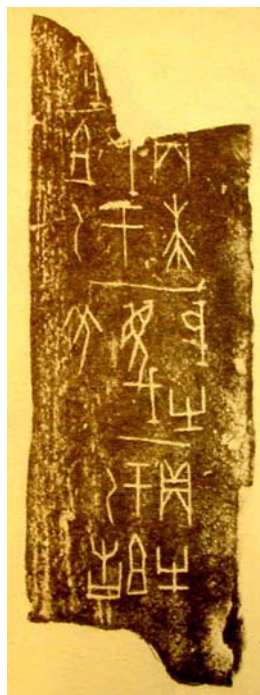
圖二：《合》27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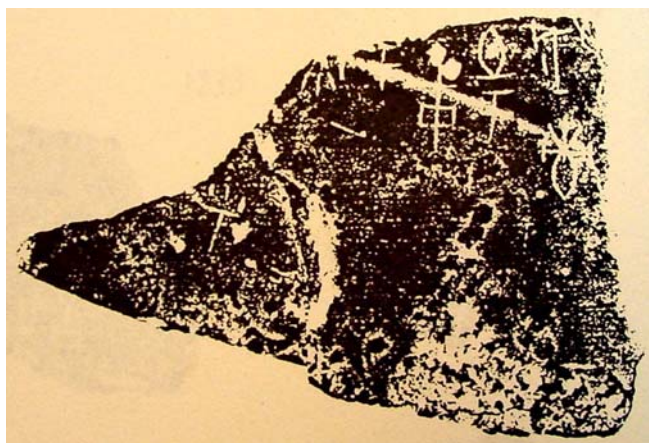
圖三：《合》39503



圖四：《合》39492



圖五：《合》6610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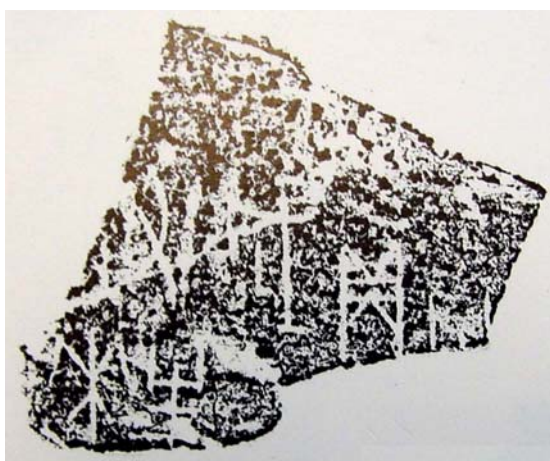
圖六：《合》19619



圖七：《合》39465



圖九：《合》27914



圖八：《天理》S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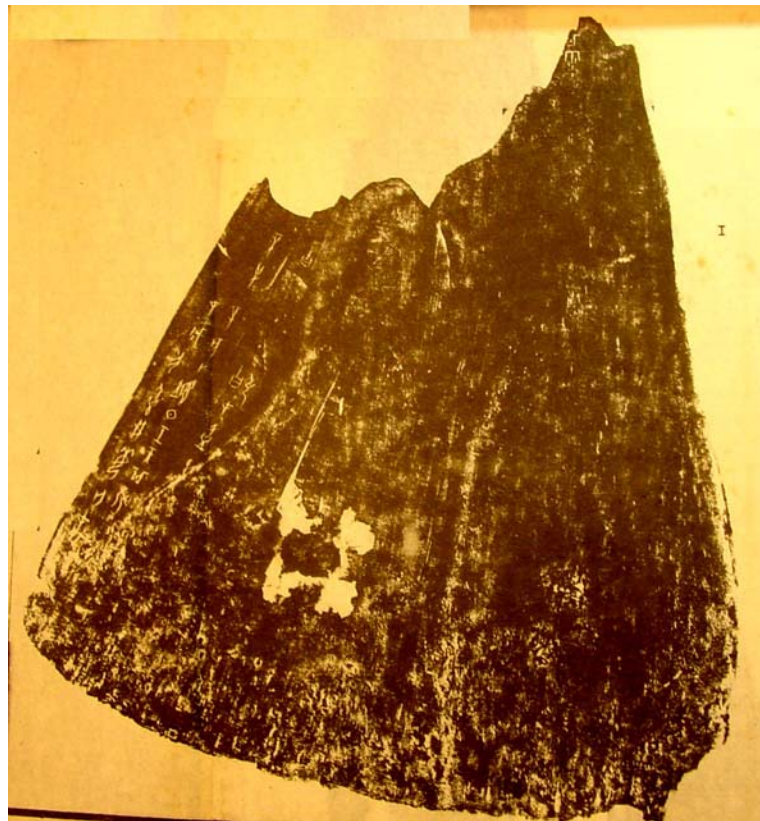
圖一〇：《合》27915加《合》33925



圖一一：《合》30248



圖一三：《屯南》762



圖一二：《合》27925



圖一四：《屯南》2329



圖一五：《屯南》4327



圖一六：《合》29334



圖一七：《合》29752



圖一八：《合補》1037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尚書》，收入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51。
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收入《尚書類聚初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第3冊。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收入《重編本皇清經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第3冊。
牟庭，《同文尚書》，濟南：齊魯書社，1981。
孫詒讓，《契文舉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3。
許慎，《宋刊本唐寫本說文解字》，臺北：華世出版社，1982。
黃式三，《尚書啓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二、著錄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0 《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華書局。簡稱《屯南》。
2003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出版社。簡稱《花東》。
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社編輯
1987 《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品甲骨文字》，奈良：奈良天理教道友社。簡稱《天理》。
方法斂 (Frank H. Chalfant) 摹，白瑞華 (Roswell S. Britton) 校
1939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The Hopkins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紐約：自印本。簡稱《金》。
李亞農
1950 《殷契摭佚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簡稱《摭續》。
李學勤、齊文心、艾蘭 (Sarah Allan) 編
1985-1992 《英國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北京：中華書局。簡稱《英》。
1992 《英國所藏甲骨集》，下冊，〈下編・圖版補正〉。簡稱《英補》。
姚孝遂主編，肖丁副主編
1989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簡稱《類纂》。

蔡哲茂

胡厚宣

1954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上海：群聯出版社。簡稱《京》。

1955 《甲骨續存》，上海：群聯出版社，上冊。簡稱《存上》。

曹瑋

2002 《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簡稱《周原甲骨》。

張秉權

1957-1972 《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丙》。

郭沫若

1933 《卜辭通纂》，東京：文求堂。簡稱《通》。

1937 《殷契粹編》，東京：文求堂。簡稱《粹》。

郭沫若主編

1979-1982 《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簡稱《合》。

彭邦炯、謝濟、馬季凡

1999 《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簡稱《合補》。

董作賓主編

1948 《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甲》。

1948-1953 《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乙編》，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乙》。

劉鶚

1903 《鐵雲藏龜》，抱殘守缺齋石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簡稱《鐵》。

羅振玉

1916 《殷虛書契後編》，珂羅版自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全二冊。簡稱《後上》、《後下》。

1932 《殷虛書契》，桑皮紙八卷四冊重印本（第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簡稱《前》。

1933 《殷虛書契續編》，珂羅版自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簡稱《續》。

松丸道雄

1959-1980 〈日本散見甲骨文字蒐彙〉，《甲骨學》（東京）7(1959)：557-584；8(1960)：173-200；9(1961)：199-224；10(1964)：213-237；11(1976)：183-194；12(1980)：131-148。簡稱《日彙》。

三、近人論著

于省吾

1979 《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

1996 《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

方述鑫等編

1993 《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書社。

王國維

1994 《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王襄

1920 《簠室殷契類纂》，天津：天津市博物館石印本。

何琳儀

1998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

李孝定

1970 《甲骨文字集釋十四卷，首一卷，補遺一卷，存疑一卷，待考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甲骨文字集釋》。

沈建華、曹錦炎編著

2001 《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屈萬里

1961 《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姚孝遂

1983 〈古文字的符號化問題〉，收入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胡小石

1958 〈讀契雜記（一、二）〉，《江海學刊》1958.1-1958.2。

1995 《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胡厚宣

1959 〈殷卜辭中的上帝和王帝（下）〉，《歷史研究》1959.10。

2003 《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唐蘭

1999 《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蔡哲茂

孫海波

1965 《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

1968 《古文聲系》，臺北：進學書局。

徐中舒

1988 《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馬薇廩

1971 《薇廩甲骨文原》，手寫稿精印本，臺北：馬輔。

商承祚

2000 《殷虛文字類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崔恒昇

2001 《簡明甲骨文詞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張玉金

1994 《甲骨文虛詞詞典》，北京：中華書局。

2003 《20世紀甲骨語言學》，上海：學林出版社。

陳復澄

1983 〈咸爲成湯說〉，《遼寧文物》5：6-9。

陳夢家

1956 《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

章炳麟

1936 《尚書拾遺定本》，《制言半月刊》25(1936)，見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制言半月刊》，臺北：成文出版社據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本影印，1985，第7冊。

馮時

2001 《出土古代天文學文獻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

葉玉森

1933 《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

裘錫圭

1990 〈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禘」〉，《中原文物》1990.3：8-18。

1992 《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1996 《文史叢稿——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上海：遠東出版社。

雷興山等撰

1997 〈北京琉璃河遺址新出卜甲淺識〉，《中國文物報》，1997.03.30。

- 趙誠
1988 《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
- 劉興隆
1993 《新編甲骨文字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 蔡哲茂
1976 〈逆羌考〉，《大陸雜誌》52.6：257-278。
1987 〈殷卜辭伊尹龜示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4：755-808。
- 羅振玉
1969 《增訂殷虛書契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
- 嚴一萍
1951 《殷契徵瑩》，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8 《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
- 饒宗頤
1959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1989 《甲骨文通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島邦男
1951 〈論卜辭中先王的稱謂〉，《甲骨學》（東京）1.1：13-20。
1971 《殷墟卜辭綜類》，東京：汲古書院。
1975 《殷墟卜辭研究》，台北：鼎文書局。（溫天河、李壽林譯）
- Hsü, Chin-hsiung（許進雄）
1972 *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Vol. 1（明義士收藏甲骨文字）. Toronto: Royal Ontario Museum. 簡稱《明續》。
1977 *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Vol. 2（明義士收藏甲骨釋文篇）. Toronto: Royal Ontario Museum.
1979 *Oracle Bones from the White and Other Collections*（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Toronto: Royal Ontario Museum. 簡稱《懷》。

On Reading the Shang Oracle Bone Graph 𠄎 as the Character
“Cheng” 成 as in “Cheng Tang” 成湯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s 𠄎 and 𠄎 as the Character “Xian” 咸

Che-Mao Tsa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fter the Shang oracle bones were unearthed, it was not long before the characters “Dayi” 大乙 and “Tang” 唐 were taken to be the characters “Tianyi” 天乙 and “Tang” 湯 from the “Yinbenji” 殷本紀. The character “Cheng” 成, used in people and place names with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graph found on bronze inscriptions. Yet no one has noticed that the graph “Cheng” used in people’s names is in fact the character “Cheng” as in “Cheng Tang” 成湯.

As the name “Xianwu” 咸戊 (巫咸 in later texts) appears on the oracle bones, as does the name “Xian” 咸, early scholars mistakenly assumed that “Xian” was an abbreviation for the regional toponym “Xianwu.” Chen Mengjia treated 𠄎 and 𠄎 as two separate characters that had evolved from a single more primitive version. He thought the former had developed from the characters 戌 and 丁, and the latter from the characters 戌 and 口. 𠄎 thus refers to “Xian,” while 𠄎 refers to “Cheng.” Many scholars of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ollowed in this line of thinking, and thus some argued that 𠄎 and 𠄎 were bot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haracter “Cheng” as in “Cheng Tang.” Others even insisted that 𠄎, and not 𠄎, should be read as the character “Cheng” as in “Cheng Tang.”

The present paper,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studies, relies on an analysis of the forms of the characters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oracle bone graph 𠄎 should be read “Cheng” as in “Cheng Tang,” and that 𠄎 and 𠄎 should both be interpreted as “Xian” and that both refer to “Cheng Tang.” Furthermore it is plausible that the oracle bone graph “Xian” that refers to “Cheng Tang” is none other than “Tangxian” 湯咸 from “Jiugao” 酒誥 of the *Shangshu* 尚書 and from “Ziyi” 緇衣 of the *Liji* 禮記, as previous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Keywords: “Cheng,” “Xian,” *Shangshu* “Jiugao,” Shima Kunio, *Yinxu Buci Zongshu*